

兒童文藝叢書 故事

# 打獅子的獵人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故事 第四冊目次

一 打獅子的獵人……………一

二 小哥兒……………二五

故事 第四冊目次 一 世界書局出版

故

事

第四冊目次

二

世界書局出版

# 故事 第四冊

## 一 打獅子的獵人

太拉絲康地方，有一个打獅子的獵人，名字叫做阿肥濃。路左面第三所屋子裏，他的屋子，前面有一个美麗的園子，後面有一座廣潤的洋臺，雪樣白的粉牆，葱綠色的百葉窗，都反射出可愛的光。屋子的外部，和太拉絲康別的住宅實在沒有什麼兩樣，只是屋內的佈置，却很奇異。

這古怪的塌坦是一个收集天然古董的大人物。他花園裏的一草一木，都是從外國收集來的。他竭力的誇張着。他園子裏有一株木棉的樣本，最大也不過像木犀草一般，但是他却說是全世界的樹木中最大的了。



他的花園後面，是一座大廳，從屋頂到地面，佈滿着世界各地各人種所用的軍器，像大口短槍，來福槍，短劍，手槍，火石箭，佩刀，小手銃等，貼着簽條，挑選得非常整齊。紙牌上有的寫着「毒箭，請勿移動！警告別人，有的寫着「槍已裝彈了，留意！」也是叫人特別注意的。



房的中間桌子上，放着許多遊歷的，冒險的，打獵的書，塌坦坐在這桌子的旁邊，一手拿着一本書，一手拿着一隻大煙斗，在那裡沈思，這就是他讀了英雄的故事，感想到他自己的時候。他大約有四十五歲的光景，一雙銳眼，捲鬚紅髮，又肥又短，穿着裝袖領的短衣。太拉絲康的人，是頂喜歡打獵的，塌坦便是打獵的領袖。他

在法蘭西南部享受很大的名譽，他當然是一個太拉絲康的著名人物了。但是，太拉絲康附近，是沒有活的東西可給獵人們打的；因此，偶然飛過一隻麻雀，便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在他們的環境裏，既沒有打獵的目的物，但他們又這樣狂熱的嗜好打獵，要滿足他們自己的慾望，便想出一個很妙的方法來了。每星期日的早晨，這些獵人們都是興高采烈地荷着槍，帶着軍器，出去打獵；獵犬們跟在他們的後面跳着叫着。他們晚上回去的時候，也都是趾高氣揚，沒有一



個掃興而歸的。他們早晨出去的時候，每人都帶着一頂新小帽，到了鄉間，就拿帽子丟在空中，帽子落下來的时候，他們便開槍去擊。晚上回去時，便把這打得粉碎的帽子，挑在槍尖上，以表示他們一天打獵的成績。塌坦每次回村時，他槍上挑着的小帽，沒有一次不打得粉碎的，所以最得旁人的讚許。這些勇敢的獵人們，也沒一個不佩服他的。

塌坦雖然是打小帽的王，他每天坐在槍匠孜私得卡耳家裏，講他打獵的意見給同村的人聽，博得大眾的美讚。他對於討論野獸和打獵的書，也都讀過，但是，打獵的經驗，却一點沒有。

他是很溫和很快活的人，無論誰都喜歡親近他，凡是駐紮

在太拉絲康的軍人們，也都到他那裏去。他所講的話，雖然都是大言，但是地方官也都和平常百姓一樣地重視他。

他自從讀了許多匪黨的故事，海盜的故事，紅印度人的故事後，他便將狂熱的打獵的心，移到冒險的事上去了。此後，他就是村裏走路，在他也當是在進行一件冒險的事了。

他每晚在要到俱樂部去打牌之前，總照例要練習一回刀槍，因為他恐怕荒廢了他的武藝。假使有海盜匪黨等要來傷害他，他要不能抵禦了。他到俱樂部去，雖然故意要揀最長最黑的路走，表示他有冒險的勇氣，不過他一走出自己的門口，





心房震動的速率，便立刻增加起來，兩眼東張西望，流露着恐怖和戒備的情態，總要挨好一會纔走，到了俱樂部裏，他纔自己安慰着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常常沒有事。』

他一方面既要求榮譽，一方面又不肯捨棄他安逸的生活，他的冒險事業，便祇限于太拉絲康境內，所以他雖然有遊歷和冒險的願望，可是，最遠也不過走到波街——波街在羅納河的那一邊，離太拉絲康並不十分遠——波街和太拉絲康兩個村莊之間，祇隔着一頂橋，這橋在那時，長而且滑而且遇到風潮利害，那橋便會飄泊塌坦到波街去，總是爬過橋的，可見他在冒險時，仍有所恐備的了。

有一次，他要到上海去大旅行，村裏的人都傳說這件新聞。

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了，後來終於被人耽誤了沒有去別人既以為他已經去過，過了些時，他自己也以為真的到上海去過了。若是有人嘲笑他，過意問他上海的生活，他便將太拉絲康人的劫掠生活描寫一番，毫不遲疑地告訴他們。

這並不是塌坦說謊話；因為南部法蘭西的日光很亮，太拉絲康尤其利害，凡事均因此放大了許多，因此，人民的心理，便發生許多事物的幻景，他們要想到去做的事，雖然做不成功，過了幾時，却漸漸相信自己已經做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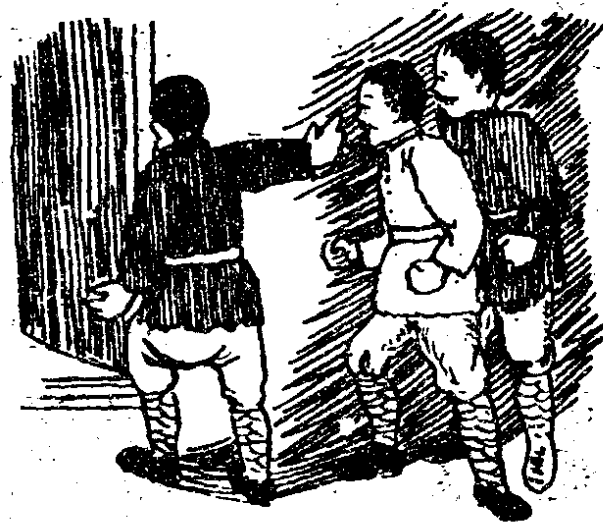
塌坦有一天夜裏在槍匠家裡，演說來福槍的機關，忽然看見門開了，接着有一種激切的聲音說：「頭獅子，頭獅子！雖然這是不確實的消息，但是在槍匠家裏的這些獵人們，都現

着驚慌的神色去問獅子的所在地。這些獵人們以為是一個打獵的目的物來了，那知所說的獅子，就是波街萬牲園中的那一隻。

這一來便引起塌坦打獅子的野心，他便帶了槍，立刻去見市長白拉肥路，高叫

着說：「我們快去打獅子。」在萬牲園遊覽的太拉絲康人，見了塌坦帶着許多打小帽的獵人們，武裝着進來，都嚇得冷汗直淋，雖經塌坦再四的安慰，他們仍躲避着，不敢出來。

這些武裝的獵人們找到獅子的時候，正碰着這獅子抖着豎起的鬃毛，大聲叫吼，別說旁的人嚇得手足無措，以大膽着



名的市長白拉肥踏和勇敢自豪的獵人們都逃開了他們看見塌坦戰戰兢兢地木立在獅籠旁，纔壯着胆走了攏來。

塌坦自從在波街萬牲園中仔細觀察阿忒拉絲山大王之後，便發生了打獅子的幻想，同村的人們都講他要到阿忒拉絲山去打獅子的事。他為虛榮心所誘惑，也自己假做着真要去的樣子，而且又特地在俱樂部中宣佈他就要到阿忒拉絲山去打獅子，不再做打小帽的獵人子的意思，以博得羣眾讚美的掌聲。

塌坦的虛榮心，戰勝了他貪安逸的心，於是他的冒險旅行，便決定了，他開始預備了。他從非洲的遊記裏，曉得了探險的人，在他們將出去旅行時，有種種預備，忍耐飢渴，去除一切障

礙的方法。他也便把飯食節省起來，多飲點水去補救飢餓，每日清早起身，沿着村旁的一條小河，來來往往的走七八回，晚上帶着槍住在園裏，養成不畏夜寒的習慣。他還要在于在黑暗的萬牲園裏，聽獅子的怒吼。

太拉絲康地方的人，從來沒有見過像塌坦預備大旅行的事，所以把這個空前所無的故事，閱傳得很熱鬧。但是，他們總有點懷疑，深怕塌坦也和到上海去的故事一樣，祇有軍人們却非常相信他，他自己却並不急于要去。

他等到聽了市長白拉肥踏說「塌坦，你可以去了」的話，他驚恐地看了一回他的故居，纔決定準備出發，兩隻標着「太拉絲康塌坦的軍器箱」的大箱子，一隻可攜帶的藥箱，一具最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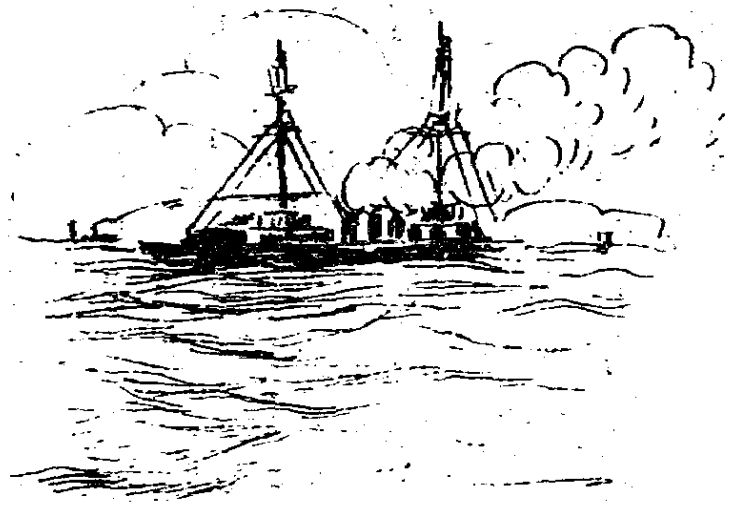
的營帳，許多遊歷用的糧食，這便是他為大旅行特備的行裝。到了出發的日子，他穿了阿爾及耳人的服色，架着大而且藍的眼鏡，兩肩各肩着一枝重的來福槍，腰間掛着一把大獵刀，手槍放在隨身攜帶的皮匣內。他如此武裝的出發時，引得全村的人蜂擁到勃別墅的左近來瞧他。

他和送行的朋友們從如山如海的人羣裏擠了出去，一直走到月臺上。他將要上車的時候，允許每個朋友等他回來的時候，都送他們一張獅子的皮，朋友們都非常感謝他。同車的巴黎貴婦人，見了他穿着奇異的服裝，又帶了這許多軍器，都以為發生了什麼危險的事，直嚇得幾乎昏暈了。

他到了馬賽，便為地中海的狂風所苦，傲慢的氣焰，因此消

滅了，他很自悔不該捨棄了安樂窩來幹這冒險的大旅行。

同船的人都在客廳裏遊玩着，祇有這塌坦英雄悶睡在房中。忽然他覺得船確似沉下去的樣子，他急忙爬了起來，拿了他所珍愛的軍器跑到甲板上去看。那知是船到了阿爾極爾的船埠。他見了一羣猙獰可怕腳夫走上船來，便引起了他深刻在腦際的阿爾極爾有海盜的舊觀念，便大喊「上槍」引



得旁人都笑了。

他走上岸，一個黑人跟着他，而且不住的和他講他所不懂

的話，驚得他動也不敢動，話也說不出了。後來經巡捕的指示，他纔叫那黑人帶他的行李到歐羅巴旅館去。他到了阿爾極爾村裏，更吃驚不小，他如醉如夢的以為現身在天方夜談的城市裏了。

他身上既帶着許多刀槍，又在船中受了顛簸之苦，走進旅館，便上床睡覺，直睡到第二天的下午。他醒來的時候，精力完全恢復了。他一想已到獅子園裡，便害怕起來，又把被蒙上了。後來他打獅子的志願復活了，便立刻跳起來，也不及洗面，就跑到鄉間，他要趁夜裏去打一隻獅子回來再吃飯。他並不多帶刀槍，祇背了營帳，飛跑出去。走不多遠，他看見一隻駱駝，他想一定就要遇到獅子了，心房頓時別別的亂跳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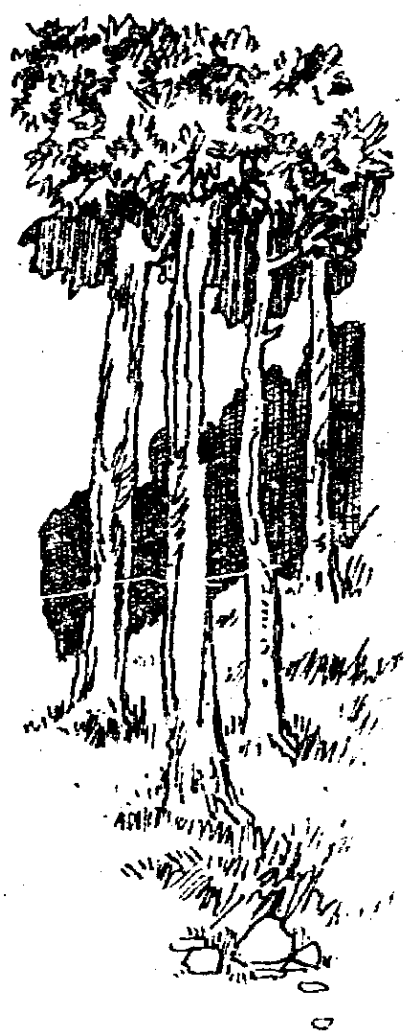


他纔走到鄉間，天就晚了，他看不清楚應走的路徑，而且是不熟悉的，他便爬溝跳澗的走了一回。正在尋路的時候，他忽然嗅到了獅子的氣味，便立刻停步，向四周仔細觀望，他的確覺得這個地方是有獅子，他就蹲着身子，把槍放在前面，悄悄的等候獅子過來。

這耐心的大獵人塌坦，一直等了兩小時之久，仍不見他的目的物獅子大王；他忽然記着忘帶了小山羊，他便咩咩的叫起來，去引獅子的注意，但是他不敢叫響，怕真的被獅子聽見了。叫了一會，仍無動靜，他纔大胆的高叫起來，後來竟像牛鳴一樣了。



果然有一個黑而且大的動物來了，塌坦在朦朧的月夜裏，雖然不能十分看得明白，但是他已斷定這必定是獅子了。他不等這動物轉身逃去，就對準了槍，用力打去，只聽得一聲悲傷的嚎鳴，那動物便不見了。



他雖然失掉了他已打中的第一隻獅子，但是他並不懊喪，因為他記得書上說

過，雄獅後面，必定跟着雌獅，現在他是專等第二隻雌獅過來。可是，又等了三小時，終於沒有等到雌獅。這時夜已深了，他耐不住寒氣，想撐起營帳睡覺，張了許久，也張不開。他憤恨極了，

拿營帳丟在地上，便躺在營帳上面。等他被附近的營房中送來的喇叭聲吹醒時，太陽已照遍他的全身了。他睜眼一看，那知並不是在撒哈拉大沙漠中，原來他昨夜是誤入了阿爾極爾相近的花園中了。



他開始懷疑了他要明白昨夜被他打傷的動物究竟是什麼，他便從花叢中去找。隔夜的血痕，終於找到了一隻傷勢很重，將死的驢子。他自知這可憐的驢子，是他誤認為獅子被打傷的，他煩悶極了，悔恨極了。

就跪在驢子的面前，要想止住傷口的血，那驢子就在這時動了幾下，便不再動了。正在此時，忽然來了一陣娜亞老、娜亞老的聲音，跟着這聲音，來了一個拿紅傘的法蘭西老婦。塌坦英雄更恐慌了。

他要想得老婦的赦免，把誤認驢子為獅子的事，直說了一遍。那知老婦不信，竟拿傘痛打他起來。幸而老婦的丈夫來了，纔把這事調停好。結果，塌坦拿出了二百佛蘭去賠償他們。不過值十二個佛蘭的驢子的損失。這驢子的主人是在附近開小旅館的，他見塌坦有錢，便請他到小旅館去吃飯。

塌坦從旅館主人口裏聽到這地方在二十年間，沒有看見過獅子的話，他纔明白獅子要最遠的南方纔能找到。他決意

要到南方去了。他立刻乘車回歐羅巴旅館。

在他未動身往南方前，他仍武裝着在阿爾極爾城周遊了許多天，因此遇着了黑山國王子隔來哥，而且做了王子的朋友。他又在第一次乘車時，愛着了阿爾極爾的戴面網的摩爾婦人，他為這婦人在各處找了幾天，仍舊不能找到。隔來哥知道了這事，就替他去尋訪了。

不久，王子隔來哥報告他這婦人已有下落，而且告訴他，她是和別的摩爾貴婦人一樣喜歡吸烟的，祇要他寫一封信，王子替他帶去了，就能成功。他快活得不得了，去買許多烟斗預備送給她。

王子陪他和婦人相會之後，他非常愉快，這婦人又奏六絃

琴跳舞去娛樂他。他雖然還不能相信這婦人確是上次車中見過的那個，但是他已迷戀了。

後來船主到阿爾極爾來訪他，纔被船主看出王子和婦人確是在愚弄他。他纔和婦人斷絕了。他又從船主那裏看到一張報紙，上面有一節新聞說：

「做買賣的黑人來說，在大沙漠裏遇着一個面貌很像塌坦的歐羅巴人，往那裏打獅子去的。願上天保佑我們的大英雄！他讀了這新聞，非常羞愧。他想回去，因為沒有打到一隻獅子，又無面目去見他的朋友，不得已，只有到南方去走一趟。他趁了長路的公車動身之後，打聽到阿爾極爾是沒有獅子的了，虎豹却還有。他到米裏亞那落了車之後，看見一隻活

獅子在咖啡店門口，他真嚇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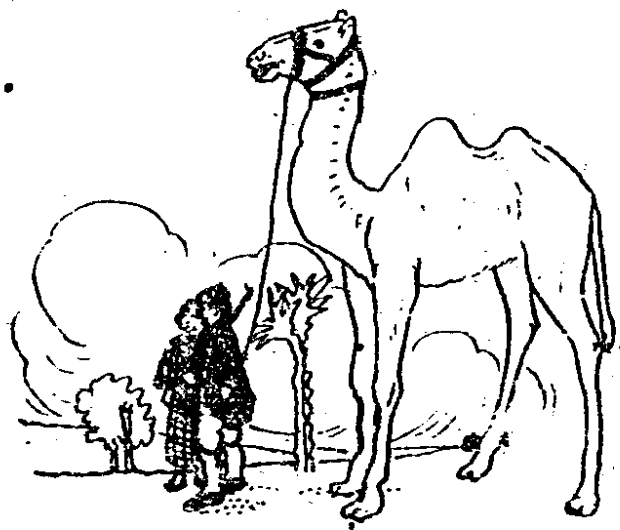
他對獅子看了許久，驚奇說：「怎麼別人說沒有獅子了？」有一個行路的人，拿一個銅元丟進獅子從地上啣起的木碗裏，獅子便擺了幾擺牠的尾巴。他纔明白這是兩個黑人養着賺錢的。他大罵道：「下流的東西！把尊貴的大王辱沒到這地步！」他去奪了獅子口裏落下來的「那這木碗」，兩個黑人就和他相罵起來，王子也在這時來了。

他聽了王子說阿爾極爾確有獅子的話，便和王子在次日清早動身到剎裏夫平原去。他們因為同行的脚夫的爭鬧，便回絕了脚夫，買了一隻駱駝，他忍不住駝峯上的顛簸，牽着駱駝，步行了一個月。

在路上，王子告訴他許多獅子的故事。他們在大沙漠中走着，有一晚，他的確聽到鄰近有獅吼聲，他要去打，王子也想同去，他却堅決的阻止他。他怕這些銀票和珍貴的冊子等，放在身邊要遺失，都交給王子。

他伺候了許久，纔察出獅子所在的方向，他在黑暗中開了兩槍，起來去尋王子，找了半天，也不見王子的蹤跡，祇留着一隻駱駝。到此時，他方明白王子是強盜化裝的。

他正坐着淌他悔恨的眼淚，突然來了一隻獅子，塌坦便跳了起來，連放了兩槍，那獅子果然被他打死了。兩個曾見過的





黑人發怒的跑來打他了。原來被打死的，就是在米裏亞那賣技的盲獅。

幸而他是在奧另私肥村外，並非是他所幻想的大沙漠中。這槍聲被村中的警察聽見了，便走來察看，因此，就靠着這警察的力量，將這場糾紛解決了。塌坦終於被留在奧另私肥幾天，又認了二千五百佛蘭的罰款。他的錢已被王子騙去了，為付這罰金，只得賣去軍器和行李。他把僅有的一張獅子皮，寄與太拉絲康的市長白拉肥。他要賣去駱駝做回阿爾極爾的川資，又沒有人要買，他只得走着回去。他走了八天，纔到阿爾極爾。這駱駝很親暱的跟着他。

兵船的船主聽了他可憐的訴說，就給了他一張免票，第二

天，他孤苦伶仃的到了船主的長板船裏，他看見他忠心的駱駝，淌着淚站在碼頭上，極依戀的照着他，他只得裝着沒看見的樣子。

等長板船撐向兵船進行了，駱駝便跳在水中，終被人救上船去。船到了馬賽，塌坦立刻跳上了岸，趕到火車站中，買了票子，就躲進車箱。他想駱駝一定不會再來了，那知行不多遠，又看見那隻駱駝竟然跟着火車飛奔。

他想着隻身回去，不但沒帶一隻獅子，連軍器和行李都留在異鄉，真無顏面見人了。正自羞愧，忽聽得腳夫喊「太拉絲康」的聲音，纔知車已到故鄉。他正要偷偷地逃回家去，不防被一大羣搖着小帽，高呼「塌坦萬歲！為我們打獅子的英雄三呼萬歲！」

的人們接住了，而且又被市長白拉肥踏及許多著名的射獵人圍着捧下車來，他真驚得呆了。原來這便是寄獅子皮給市長的效果。

他剛和眾人走着，那駱駝又趕到了。他便對眾人說：「這是我寶貴的駱駝，牠跟我在大沙漠裏，看我殺了許多的獅子。」說着，鈎着市長的臂，慢慢地走回抱勃別墅。在路上又講了許多打獅子的事，眾人都擁着他稱頌不止。

## 二 小哥兒

在一鄉村中，住着一個瓦匠和一個木匠，兩個都很能幹，並且都很勤勞，只是他們的運氣不好，很難維持他們的生活。他們向來是很契合的朋友，這天，互相談論了好久，決定同

淘到別處去找尋工作，他們都是新近結婚的，在動身之前，瓦匠和木匠說：

「喂！老哥！我想我們都是共患難的朋友了，不如再結成親，以後大家都可以照應些。」

木匠道：「能這樣當然更好了，只是你我都沒有兒女，怎麼結親呢？」

瓦匠道：「我們現在雖沒有兒女，但總有做爸爸的一天，現在預先立下一張定婚書來，如果以後都是養的兒子，或是都是養的女兒，也就不必談了；如果有一個養了兒子，那一個却是養的女兒，等他們長大後，就依這張定婚書為憑，結為夫婦，你



看怎樣？

木匠很表同情，立刻立下定婚書，彼此簽了字，各執一紙，以後就預備動身了。

他們的妻子，因要和丈夫離別了，都不覺哭了起來，他們竭力安慰他們，說：「不久便回來的，以後的生活，總可以比現在舒適些了。」他們才忍着眼淚分別了。

不久，木匠的妻子，養了一個美麗的女兒，美麗得從來沒有見過。她的頭髮，黑黝黝的像烏鴉的羽毛一般；她的眼睛，黑溜溜的像桑葚一般。她很是快樂，很是驕傲。

不久，瓦匠的妻子也生產了，並且是生的一個男孩子。但他的身體很弱小，形容很奇特，看來不像人而像是一個小妖怪。



她將他裹在一件皮衣的袖子裡，放在爐灶頂上，因為那裡是很溫暖的。他們替他題了個名字，叫做小哥兒。

這個新聞，立刻傳遍了這個村中，一個個都談論着這小哥兒。並且小哥兒還有一件事和別的小孩子不同，他顯然是受了甚麼蠱惑，一生下來便能像成人一般的說話，似乎甚麼事他都知道，將要遇到的事，他能預先告訴他的母親。

一年年的過去了，當他是十八歲的那一年，有一天，忽然和他母親說：

媽媽，你去告訴張家媽媽去，張伯伯和我爸爸，明天都要到家了。

張伯伯是誰呢？原來就是那位木匠，張家媽媽不必說，自然是木匠的妻子了。她們得了這個消息，都忙着預備迎接他的丈夫。一個非常快樂，因為她想到丈夫回來後，看見這樣美麗的女兒，不知要怎樣快樂哩！一個想起了小哥兒，却反而憂悶了，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第二天，木匠和瓦匠果然都回來了。木匠看見他的妻子帶了一個極美麗的女孩兒來見他，後來知道是他的女兒，真快樂得不知怎樣才好，看着覺得很滿意，便將女兒抱起來接吻，這一家中充滿了愉快的空氣了。

那一家可不同了，當瓦匠進門的時候，笑着問他的妻子道：「有甚麼好消息嗎？」

「有好消息，可是惡消息！」

他聽見惡消息三字，愉快的心思，立刻沈下去了！忙問：「有甚麼惡消息呢？」

她答道：「一個小孩子啊！」

他道：「這是好消息啊！難道他死了嗎？」

「沒有死，但比死更惡呢！」

「他在甚麼地方呢？叫他到我這裡來吧！」

她領着丈夫到爐灶那裡去，將皮衣裹着的孩子抱出來，他看見這個奇形怪狀的孩子，嚇得幾乎要跌倒了！但後來和他





談話時，覺得他非常聰穎，也漸漸覺得他很可愛，每天常在一處談着。

過了幾天，小哥兒忽然和他爸爸說：「爸爸，我現在應當結婚了，你還記得你和你的朋友張伯伯所訂的婚約嗎？你到他家去，請他實踐他所答應的話吧！」

瓦匠聽了這話，很是躊躇，因想這件事，一定要被木匠拒絕的了；但他又想，除了訂了婚約的張家，更沒有誰家肯來連婚了，只得硬着頭皮，預備去撞一次木鐘。

「老哥，今天是甚麼風吹你到這裡來的？」

他答道：「一陣好風吹我來的。」

「你有甚麼貴幹嗎？」

「是的，這件事很簡單，你還記得我們所訂的婚約嗎？」

「甚麼婚約？」

「你不記得了嗎？那一年我們同淘出去之前，曾立下了一個婚約，說：如果我們兩人，有個養了兒子，那一個養了女兒，等他們長大後，就結為夫婦。現在他們都已長成了，我想……」他還沒說完，木匠搶着說：「是的，這完全是真的，但你怎好意思，使我這個美麗無比的女兒，嫁給你那長不滿兩尺，奇形怪狀的小哥兒呢！假如你的兒子，和普通人一樣，我當然沒有甚麼不願意的。但現在，你的兒子是個「小兒哥」！」

瓦匠說：「但那張婚約總是我與兩個簽字訂的，無論我兒子

是「小哥兒」或是「大哥兒」他總是我  
的兒子，我們應當照婚約做去。

木匠聽了這話，不禁大怒起來，隨  
口說了許多氣憤的話，把瓦匠推出  
門外去。

瓦匠很是羞憤的回去了。小哥兒

假作沒有知道，問他爸爸這事究竟怎樣——因他早已知道了，他  
爸爸將受的侮辱告訴他，小哥兒道：「爸爸，請你不要介意，他不  
肯履行婚約，便是違背法律了，爸爸，你到國王那裡控告他去  
吧。」

第二天，他到國王那裡去，國王坐在法庭上，看見了瓦匠進



來，便問他有甚麼請求，瓦匠將各種情形訴說了一遍，國王立刻傳被告——木匠到法庭上來。

木匠來了，國王問道：「這個婚約上你有沒有簽字？」

「簽的。」

「是你親自簽的嗎？」

「是的。」

「那末，你為甚麼不尊重你自己的信用，照婚約去做呢？」

木匠就開始訴說他的原因，但國王不耐再聽下去，很憤怒的說：「不要說了，你們既訂了婚約，應當照約去做，你如不遵從我，馬上將你的頭放在你立的地。」

木匠聽見國王這樣說，他答應了去實行他的婚約，很煩悶。

的回去預備婚禮去了。

婚禮在指定的時候舉行了，後來小哥兒領着新娘到他新造的房子裡去，看來像是一所草棚兒一般，新娘想起被他爸爸排佈的不幸的命運，心也要碎了，眼睛也哭腫了。但當她跨進了門檻，好像着魔一般，只見自己立在一座很華美的宮殿裡，地下都鋪着極好的地毯，裝飾着珍珠瑪瑙，恐怕連王宮裡也沒有這樣富麗。

這時，誰能猜想新娘是怎樣的快樂啊！她看見小哥兒翻了三個筋斗，變成一個極美秀的少年立在她面前，和她說「你現



在可不必煩悶了，我的名字「小哥兒」三個字，不久便不能成立了，現在還有三十天的災難，仍舊要保持我的怪樣子。你切不可將這件事告訴別人，否則，就要發生更不幸的事了！

新娘很誠懇的答應他嚴守秘密，但世界上許多婦人，都是這樣「裙子長，心志短」。後來她母親看見她很愉快，真有點莫名其妙，覺得背後一定有甚麼緣故，逼她將這秘密說出來。起初恐嚇她，引誘她，全沒有效力，但她仍逐日加倍的威逼她。一直過了二十九天，她都能很勇敢的抗拒她媽媽的引誘。但到了末一天，她想只有今天一天了，他的災難一定已經消去了，就將這事的秘密，完全告訴她媽媽。霎時間，小哥兒拿了一個錢袋在她面前出現，和她說：「不幸的少婦啊！你害了我，也害了



久不會缺乏了，因為你所需用的東西，都可以用錢買的啊！他說了這些話便不見了。

少婦因她自己不守信，因此丟了她的丈夫，很哀怨的哭着，但來不及了，小哥兒已不知去向，她也不知那裡去找他。現在我們且讓她在那裡哀怨吧。

過了好幾年，有兩個乞丐——一個跛子，一個瞎子，這一天走到

你自己，你失去了我，我也失去了你。我現在已受了拘束，一定要離開你，到一處你永久找不着的，或是你不能去找的地方去了。現在給你一個錢袋兒，這錢袋永久是滿的，你也永

了海邊上，他們已經走了好久，覺得很餓了，瞎子在衣袋裡掏出一塊很堅硬的麪包吃，不料恰巧碰了蹺脚的手臂，麪包落到海中去了。

當他聽見這水濺的聲音，便和蹺脚的說：「請你將麪包拾起來吧！」蹺子正想伏下來去拾麪包，可是麪包浸了水，沈到海底下去了。蹺子忙告訴瞎子，瞎子反說蹺子丟了他的麪包，兩人互相辯論起來，接着又爭噪起來。大家都不肯退讓，結果便是動武了。正在爭鬥得很熱鬧的時候，蹺子忽見一道很強烈的光射到眼睛裡來，抬頭一看，才知道是太陽光射在對面華美的宮牆上，反映過來的，他握住瞎子的手道：「大哥，我剛才看見一座宮殿，真美麗呀，一生也沒見過，大概是仙人皇帝的住宅。」



了，我們一同去吧，或者可以找着些東西吃哩！

瞎子也道：「對啊，我們何必為一塊麪包相打哩！一同去吧。」他們互相依靠着，直向宮中走去。這宮殿完全是金銀砌的，他們

走近宮門口，只見門還開着，他們慢慢的走到裡面去了。靜悄悄的一個人也不看見，陳設的華麗，瞎子雖然看不見，那個蹺子真驚奇得嘴也合不攏來！

經過了許多房間，後來走到一間屋子裡，只見當中有一張桌子，放着十二個坐位，桌上放着許多碗碟，但都是空的。蹺子



和瞎子說：「我看見排着十二個坐位的桌子，但桌上的碗碟都是空的。我們真餓得很了，這些碗碟要是滿的才好。」說了這話，只見一桌很豐盛的酒筵出現了，他們也不等主人邀請，便像狼虎一般的亂吃了一頓，不一會，忽聽見有些聲響，連忙去躲在一張大床底下，只見有十一個斑鳩飛了進來，翻了三個筋斗，都變成很美麗的少年，坐在桌子的四周，桌上的那些菜蔬，仍舊是滿滿的，好像沒有吃過一樣。

當他們吃的時候，互相看着說：「小哥兒那裡去了？」有一個答道：「他今天傷了翅膀，大概馬上就要到了。」

不一會，第十二個斑鳩飛進來了，也翻了三個筋斗，變成一個很美麗的小哥兒，在空位上坐下，可是不大吃東西，他想起

他的妻子，兩眼不禁流下淚來，嗚咽着說：「啊！我是怎麼思念我的妻子呀！我很想她能找到這裡來，當我們變成人之後，跑出來將我們嚇一跳，那末，惡魔的魔力便全消滅了。」

當他們吃過之後，仍舊變成斑鳩，一齊飛出去了。兩個乞丐從床下爬了出來，將桌上所餘的食物，裝在他們的討飯袋裡。從別一個門出去了。他們的食糧，足夠一星期的糧食，暫時可以不去討飯了。他們隨意遊蕩，末後走到一處，只見有一座很高大的屋子，前面圍着許多人。他們看見那些人都好像等待着甚麼一般，不禁引動了他們的好奇心，很



想一明究竟，跑去找了一個人詢問，那人似乎是一個監察員，對於這件事很清楚，和他們說：

「這屋子的主人，是個極慈悲的婦人，現在情願供給來往旅客的衣食住，無論誰來時，先叫他去洗澡，後來給他一身很美的新衣服穿，以後可以很自由的在那裡吃，在那裡住，但有一個很容易的條件，每人要講一個故事給她聽。」

他們聽了這話，看看自己形容穢污衣服破襤，很是慚愧，連忙擠到屋子裡去，果然有人引他們去洗澡，後來又給了他們許多新衣服，他們一生還沒有穿過這樣好的衣服，這是第一遭哩！他們又吃了很好的晚飯，住了很舒適的臥床，真樂極了！第二天早晨，兩人都被叫到女主人面前去，她問他們有沒有

甚麼有趣的故事。他們不禁互相說：「當然，我們討飯討了這許多年，故事多得很哩。只是都記不清楚了。」

隨你們講甚麼吧。難道你們沒有遇見甚麼危險的事嗎？他們聽見主人說了危險兩個字，使他們想起了遇見十二個斑鳩的事，就將這事的原尾敘述出來。怎樣知道十二個斑鳩中，有個叫做小哥兒？小哥兒又怎樣思念他的妻子……等，把所見到的，所聽到的，都說了出來。

當她聽見小哥兒這三個字，驚駭得全身都震顫了。幾乎要從椅子上跌下來，又疑惑是她的耳朵聽錯，叫他們重複說了幾遍，他們說完之後，她問他們道：「你們還記得到那宮中去的路嗎，你們能領我到那裡去嗎？假使你們能這樣做，以後不必

再討飯了。我可以供養你們。

這條路我們記得很清楚，因為做乞丐的把所經過的路都記得很熟哩。

她馬上將出門的東西預備好，一齊動身了。兩個乞丐果然毫不費力的將那華美的宮殿找着了。他們一同進去，又轉灣抹角的穿過許多房間，才走到以前偷吃的地方。那婦人便獨自躲在那個床底下，等候那十二個斑鳩。

不一會十二個斑鳩一個個都飛進來了。末了一個便是小哥兒。他們變成了少年坐下來吃飯。小哥兒又歎着說：「我很希望我的妻子找到這裡來打破我們所受的魔力。我們便可以自由了。」

他妻子已經等得很心焦，聽見這話連忙從床底下跑出來。

用手臂抱住小哥兒的頭頸，小哥兒起初不知是誰，大吃了一驚，一看是他

的妻子，不禁樂得哭起來。

那十一個

人看見這種

情景，一齊快



樂得跳起來了。

他們也和小哥兒一樣

以前被一個惡劣的巫士

因為懷恨他們的爸媽將

他們變成醜惡的斑鳩，現在

這種魔力完全消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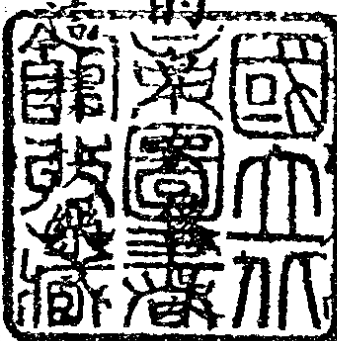
他們都自由了，很記掛他們家裡的人，立刻和小哥兒、小

兒的妻子告別，各自回去了。小哥兒也帶了他的妻子以及兩

個乞丐一同走回來。

那兩個很能幹的勤勞的瓦匠和木匠看見他們的

王子和公主一般的回來，真樂得誰也沒有他們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出版

故兒童文藝叢書 打獅子的獵人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七分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著者 呂伯攸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 82  
6060.82  
7

6060.82

